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5.008

论《边界行走》叙事的音乐性^①

陈民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德国作家施益坚创作的长篇小说《边界行走》是2009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获奖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一对遭遇中年危机的男女在德国小镇的工作、爱情和生活。小说虽然跨度28年,但叙事时间主要涉及五届小镇跨界节的节日前后,跨界节每七年一届。对五届跨界节的叙事笔墨或轻或重,叙事节奏快慢缓急,极富音乐感。同时,多声部的展开将小说叙事的秩序打乱,放慢了现代社会的步伐,生动地描写了当代人的迷失和无力感。

关键词:《边界行走》;施益坚;叙事;音乐性;节奏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5-0051-05

“我曾经羡慕音乐叙述里的和声,至今仍然羡慕,不同高度的声音在不同乐器演奏里同时发出,如此美妙,如此高不可攀,而且在作曲家那里各不相同……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也想在语言的叙述里追求和声,试图展现同一时刻叙述的缤纷,排比的句式和排比的段落可能最为接近的,可是它们仅仅只是接近,它们无法成为和声,即使这些句式这些段落多么精彩多么辉煌,它们也不会属于同一个时间,它们是在接踵而至的一个个时间里一个个呈现出来。”^①施益坚(Stephan Thome)也是一位如余华所说在叙事中雄心勃勃坚持追求缤纷音乐性的德国新锐作家。他的处女作《边界行走》(原名:Grenzgang)2009年甫一出版即入围德国图书奖短名单。德国图书奖是2005年德国书业贸易协会创办的奖项,旨在表彰年度最佳德语小说,被视为21世纪德国文坛的新风向标。施益坚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离心力》(Fliehkräfte)同样入围图书奖短名单(2012)。处女作就一炮打响,并且连续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都进入短名单,这在德国新锐作家中实属罕见,也足以说明施益坚是个会讲故事的作家,这在普遍认为晦涩、充满哲理的德国文学中算是一股清流^②。德国知名评论家拉第施(Iris Radisch)在《时代报》(2009年10月8日)上写道:“我们有多么想念它,平凡

的幸福又回到文学中……1972年出生的作家施益坚成功地点燃了女主角的内心世界,手法令人震叹,在文学中很少见。”《柏林文学批评》(2009年10月10日)上刊登了海因勒(Robert Heinle)的书评,高度评价小说故事的典型性,“这是部爱情小说,但又不仅仅是一部充满阻力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展现了过去二十年的时代图像,两位主人公正是60年代人的典型代表”。克格尔(Sandra Kegel)在《法兰克福汇报》(2009年8月28日)赞誉“施益坚证实自己是对话艺术的大师”。可以看出,《边界行走》让评论家有如沐春风的感觉,这是因为德国严肃文学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存在忽视对家庭婚姻和小市民生活表达的倾向,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当代德国文学呈现出历史与日常并置的局面,一方面,它延续了反思历史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经验并没有被遮蔽,而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现”^③。

一 多声部的交响

施益坚的家乡是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附近的小城比登考普夫(Biedenkopf),这是位于兰河边森林覆盖的山城,在书中便是故事展开的卑尔根城,德文直译就是山城。跨界节正是该城的节

① 收稿日期:2019-03-18

作者简介:陈民(1968—),女,浙江温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

② 余华:《文学或者音乐》,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③ 卓今:《认知叙事论》,《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④ 何宁:《历史与日常的并置——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德国文学》,《德国研究》2011年第1期。

日,这部小说带有自传体色彩。在该镇的主页上跨界节是承袭日尔曼人传统的文化活动,每七年举办一届,起初因相邻小镇间的边界之争而起,1839年发展成民间节日。这部德文原版近500页的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两个中年男女之间跨越28年的故事,但小说情节仅限于每七年一届的跨界节前后。小说中该节日安排在连续三个夏日进行,民间狂欢顺着啤酒泡沫溢出时间的窠臼,通过具有仪式感的节日欢庆反映德国小城镇生活。女主人公凯尔斯汀并不是本地人,她在科隆上大学,应闺蜜的邀请参加跨界节来到小镇,爱上了前夫尤尔根并留了下来。男主人公托马斯则是卑尔根城本地人,曾经成功地走向现代社会的中心,在首都柏林工作,并且几乎就要成为历史教授。然而离成功的一步之遥成为了他人履历中的一道鸿沟,托马斯从现代社会的中心回到小镇。两位因跨界节相识的主角凯尔斯汀和托马斯深陷现代社会典型的中年危机:失败的两性关系、戛然而止的事业、狭窄的朋友圈、绝望的人生愿景等。小说开头的那个初夏清晨意味着挣扎之旅的开始。小说的结尾两位主人公走到了一起,貌似幸福的结局看不到爱情,复归于琐碎的日常,字里行间读出生活的摩擦、失落、繁琐和挫败感。

《边界行走》这部小说德语书名虽是单字(Grenzgang)但多义。一方面和小镇节日同名,暗示小说围绕着跨界节展开。另一方面却透出忧伤,行走在边界的既定轨迹,但又渴望尝试突破边界的束缚。时间上只描述在跨界节年份的故事。空间上,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偏僻的小镇上,除托马斯离开柏林那段和吉森夜店遭遇的章节外,其他基本就是山路、家庭和学校。家庭和学校等生活空间构成一个个边界,男女主人公在边界内绝望挣扎,但又寻求更多跨界的可能。这样一部反映日常小镇生活、很容易让人感觉乏味单调的长篇小说缘何获得青睐?为了对抗单调,这部小说采用类复调音乐的叙事手法。复调音乐是由两段或两段以上同时进行、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声部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但又和谐统一为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以对位法为主要创作技法。两段或两段以上的旋律线各自具有独立性或相对独立,进行同步结合或相继结合,从而有机协调地流动,构成和展开多声部音乐。

《边界行走》这部小说有两位主人公,两条生活轨迹像两条旋律线,相对独立、平行发展了七年又七年,只是到1999年才有了短暂的接触产生了火花,2006年情感迸发,2013年两个人走到了一

起。两个边缘没有太多交集的中年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构成了两个声部。托马斯一直未婚,从小镇出去后在柏林这个大都市工作,虽然有女友,但孤傲、倔强的性格造成托马斯生活的圈子非常狭隘。凯尔斯汀大学毕业后意外来到了小镇,爱上了前夫留了下来,即使离婚也没有离开这个因爱生缘的地方,和大多数传统德国女性一样,生活的圈子就是家庭。两个边缘人在边缘的空间挣扎,男性遭遇事业危机,女性遭遇家庭危机。男女主人公之间都是第二场感情,前一场感情还在羁绊着追求新感情的步伐。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人到中年都耽于思考,少见于行动,表现在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表面看这只是一部中年爱情小说,却深刻反映了德国60后经过了学生运动和性解放后,开始直面听天由命、和谐悦耳与自我抗争的内心纠结,从小说对男女主人公的诸多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可以把握到这一代忧伤的脉搏。

音乐中男女声部分别从低音、中音到高音。每个声部都有独特的音质,也似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代表不同性格命运的角色。这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托马斯和凯尔斯汀分别是低沉深厚、柔和的男低音和妩媚动人、伤感的女中音,大部分时间波澜不惊。小说对男女主人公的描写不疾不徐,任何重的力度也无法表达的情感,轻则是最好的处理方式。偶有惊人高调,如托马斯被迫辞职时用石头砸研究所的玻璃,凯尔斯汀主动上门幽会托马斯,但并未造成惊天动地的震撼。凯尔斯汀的前夫尤尔根相反是个男高音声部,在当地小镇做律师,春风得意,每次出场都十分高调。虽然小说并未探究前夫出轨的原因,但新欢的年轻活力是尤尔根摆脱中年危机的法宝,连新车都选择年轻人喜爱的款式。小说对凯尔斯汀的前夫几乎都是通过全知全能的视角以概要式的叙述进行,不管是其人性缺点还是其优秀的一面,作者都没有明说,也没有内心活动的描写,而是通过具体的事实让读者自己思考和评判,引起读者的不同审美反应。凯尔斯汀的闺蜜阿妮塔也是位高调人物,从生动的对话中耳畔响起尖利刺耳的女高音,聒噪恼人。在歌剧中女低音常常饰演中老年妇女的角色或者生活放荡的女人,生活貌似一片祥和但却暗流涌动的邻居普赖斯太太正符合女低音声部的角色。这部小说的多声部将日常叙事均匀的节奏打乱,放慢现代社会的速度,定格在跨界节的节庆广场上。不同声部的合唱和交响形成了以双声部为主的多重对话格局。广场的喧闹狂欢拼命打破惯常的生活节奏和组织结构,掩饰日常的平

庸和无趣,消解了权力的约束,现代人压抑的情绪在传统节日的假面具下爆发。

二 围合式的旋律

乐曲是作曲家经过精心构思对音乐元素有组织、有节奏进行的编排。作为音乐的灵魂,曲调是表情达意的语言和手段。调性音乐中每个调子里最重要的便是主音,乐曲通常由主音或主和弦开始,结束时又回到主音或者主和弦上。这种围合式结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音乐进行中具有强烈的方向感。这部曲调忧伤的多声部小说同样也采取了围合式结构,2013年两位主人公一起去机场接孩子之后,尾声部分又重新回到2006年,补齐之前未交代清楚的情节,也突出了这一年份跨界节的重要地位。中国古代美学家李渔曾以制衣作为例子来说明编戏之复杂。“剪碎易,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一节偶疏,全篇之破绽出矣。每编一折,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欲其照应;顾后者,便于埋伏。”^①不论戏剧、编曲还是写作都是同一个道理。

《边界行走》整体分为四大章,标题分别为界石、边界、直到永远和尾声,如同四部乐章。但另外小说又按照顺序标注了13个部分和尾声。界石包括第一到第五部分,边界是第六到第九部分,直到永远则是第十到第十三部分。这种带标题的小说在德语文学中很少见。看似一个个独立的章节,暗含交叉组合的结构。岁月的七年轮回将时间从时空中抽离出来,停滞下来,与周遭的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小说从缓缓描绘小镇宁静的花园清晨说起,这是凯尔斯汀44岁的生日,这一天凯尔斯汀的人生陷入低谷,疲倦被无限拉长在第一章中。前夫出轨离婚后,作为单亲妈妈独自承受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和青春逆反期儿子的压力,没有工作,在偏僻小镇上几乎没有朋友,经济也不宽裕,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生活。而前夫和新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看起来蒸蒸日上。唯一的闺蜜阿妮塔也在繁华世界里享受着灯红酒绿,只有凯尔斯汀困在小镇的边界。生日当天的主角本应该是女主人公自己,然而却为周遭的人和事忙碌和纷扰。这是个没有得到祝福的生日,连已成常规的阿妮塔的电话也没接到,反倒是坏消息接踵而来。儿子丹尼尔涉嫌校园勒索案,母亲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凯尔斯汀束手无策。危

机重重中也显露出绝地反弹的转机,门外那束不知谁送的紫罗兰是黑暗中埋下的波澜和惊喜。同时,另一条主线中的男主角托马斯已经从柏林回到了小镇,在当地的中学里任教,作为班主任老师正为这桩棘手的勒索案焦头烂额。托马斯和校长之间的对话节奏进行得非常缓慢,空气压抑得令人窒息。缓慢的节奏对应着克制的情绪,随时要爆发却并未爆发。跨界节就要来了,夏天也不远了,但托马斯和凯尔斯汀的心却是灰暗的。

小说大量的笔墨除开头渲染2006年凯尔斯汀的生日那天,还有男主人公托马斯在第二部分1999年离开研究所的那日。那是个尘埃落定的日子,堪称托马斯的人生谷底,他被迫离开了柏林的大学职位。办公室里飞黄腾达的同事成为失败者的衬托,对手并不费力、阳光灿烂的日常简直就是极大的讽刺。这也是跨界节的前一日,托马斯决定放弃学者模式,退出大都市生活,也告别了自己的都市感情。这种告别是断崖式的决绝,托马斯用石块砸碎了研究所的玻璃,并用一通话不投机的电话结束了多年的感情生活。

《边界行走》的每一部分都给人意犹未尽之感,如同明清话本小说中的“此是后话,按下不表”,但和话本小说叙事者站在明处不同,施益坚的叙事者身在暗处。当读者以为,2013年凯尔斯汀和托马斯终于忙完一起开车去法兰克福机场,迎接回来参加跨界节的丹尼尔和女友,故事就此结束了。然而小说又回到2006年,经历了人生低潮后两个人在跨界节上重逢确立了关系,而全书都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普赖斯太太却离婚了。尾声部分,1985年的那场跨界节终于浮出水面,凯尔斯汀正是在尝试跨界时认识了前夫尤尔根,那是场并不成功的跨界,也注定这场婚姻是不幸的。巴赫金说过:“小说这种体裁,从开始形成到发展,都建立在对时间的一种新的感受上。绝对过去、神话传说、等级距离——这些在小说体裁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小说恰恰是形成于这样的过程之中:史诗中的那种间距被打破了,世界和人获得了戏谑化和亲昵化,艺术描写的对象降低到现代生活的未完结的日常现实。小说体裁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绝对过去的遥远形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直接与这个未完结现实相连接的领域之中。小说依据的基础,是个人的体验和自由的创作虚构。”^②小镇凝滞不变的生活把相对静

^①李渔:《闲情偶寄》,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

^②巴赫金:《史诗与小说,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544页。

止的、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强加于人,只有跨界节的特定环境下发生细微隐秘的精神生活。

小说《边界行走》结构之精巧在于每个部分并不是只讲述某个年份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几个年份的故事情节交织在一起。而传统小说中,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发展顺序经常是一致的。施益坚在小说中则打破了传统的历时性叙述,故事结构的展开没有遵从直线型模式,而是采用了叙事时间颠倒的错时叙事,即时间倒错的叙事方法。如巴赫金指出的将每个事件与未完结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这种从中间开始的叙事,通过零散的碎片拼凑来呈现整个故事的原貌,从而加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复杂性。施益坚擅长细节描写和时间节奏的把控,在快慢之间切换自如。2006年是小说的重头戏,几乎贯穿了整个叙事结构,只有边界章节的第13部分未涉及2006年。这部小说不管前因后果、前世今生,开始于2006,尾声又回到了2006年的跨界节,虽然跨度28年,但主体的叙事发生在2006年。著名叙事理论家施坦策尔指出:“那些基本形式发生强烈变化和视角间频繁过渡的叙事都揭示出特别突出的节奏。”^①看似一个个独立的章节,碎片化的叙事,其实是交叉组合进行中的结构。不断变换的叙事视角,将这些时间节点互相交织起来,不断切换的镜头拉近读者评头论足。

三 丰富的节奏变化

音乐的节奏是指音乐旋律进行中音阶音符或者音节的长短和强弱等,小说创作中作家好像作曲大师需要将各种节奏把控到位。节奏感在叙事中的运用主要是语言的时间流动,轻重把握是声部的处理,快慢则是曲式的节奏。小说中的节奏是对时间的把控,时间的重新安排是叙事存在的基础,包括时间顺序的安置、对时间的变奏和对时间的编排。时间顺序的安置又分为倒叙、顺叙、闪回等,时间的编排分为历时的选择和共时的选择,对时间的编排是有意识地引起接受者的时间混乱,这符合现代小说回避历史衔接的特质。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将小说比作音乐。一个部分也就是一个乐章。每个章节就好比每个节拍。这些节拍或长或短,或者长度非常不规则。这就将我们引向速度的问题。我小说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标上一种音乐标记:中速,急板,柔板,等等”^②。

小说叙事节奏变化形成的强烈对比更为有效地突显小说的主题,《边界行走》里几组节奏交替进行。阿妮塔带凯尔斯汀来小镇参加跨界节时,曾经警告她不要产生幻觉,跨界节的小镇不是日常的小镇。阿妮塔根本无法想象凯尔斯汀之后居然在偏僻的小镇一直生活下去。叙事时间的间距从过去——现在——过去的过去——现在,将过去与现在拉近推远,模糊故事的历时性,淡化日常正在流逝的历史时间,走进文学时间。施益坚采取的叙事策略主要为“急事缓写”。小说第一章的第一部分,丹尼尔和爸爸一起回到家,他冲进房间都没和妈妈打声招呼。凯尔斯汀从前夫的嘴里听说了丹尼尔在学校发生的勒索案。读者焦急等待凯尔斯汀的反应,通常得知孩子在学校的违规行为后父母都是困惑、暴怒,恨不得马上质问,但凯尔斯汀并没有立刻冲进丹尼尔的房间。看似冗长的叙事语流却是与日常的对抗,“点到为止”方是叙事的力道。小说转而进行另一个声部的描写,将大段笔墨泼洒在托马斯姨妈的面包店生活上,细致到马蜂叮在刀把上的一点一滴,细致到挨个介绍楼梯间的家族照片。细节拉长了叙事的节奏,在渐渐失去耐心的阅读中等待着爆发,也就是关于勒索案的丑闻。这本是件发生在学校的日常,却成为了地方报纸的要闻。

语流是一种外部节奏,时间操控则是内部节奏,发生在托马斯和他姨妈间的对话并不复杂,甚至常常只是缄默,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逝。相反,荡秋千是跨界节中的高潮,欢呼声、喧闹声不绝于耳。小说详尽地描写了游戏环节,对三次跨界节中凯尔斯汀与尤尔根、丹尼尔与琳达、凯尔斯汀与托马斯参与游戏的过程、细节不厌其烦地重复,一种“仪式般的叙事”^③。热奈特认为:“许多描写(大概不止三分之一)属于反复类型,即与故事的个别时刻无关,只与一系列类似的时刻有关,因此丝毫不能放慢叙事……描写也从不引起叙事的停顿、故事的中止,或用传统的字眼讲,‘情节’的终止。”^④跨界节的气氛是焦躁、高亢的,在节奏上自然需要极快的速度。对事件的重复描写有利于我们理解小说的中心意义,这种在内容和时空维度上具有特殊性的事件与主体时空既相互联系又自成一统。

从叙事时间看,《边界行走》中故事文本的多

① Stanzel, Franz K. *Theorie des Erzählens*. Göttingen: Verlag Vandenhoeck und Ruprecht Auflage, 2001. p.98.

②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110页。

③ Genette, Gérard. *Die Erzählung*. München: Verlag Fink Auflage, 1998. p.83.

④ 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声部彼此缠绕在一起,作者将过去、现在、未来断裂式呈现,重复循环,使故事不断出现悬念,吸引读者继续阅读一探究竟,以便解开心中的疑团。这种时间倒错的叙事顺序使得表面平淡的故事显得复杂多变、跌宕起伏。事实上,在整篇小说中,尝试跨界的场面只有 1985 年凯尔斯汀和前夫相遇的那次,荡秋千却是 3 次。“频率”指“某一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是唯一的,而是常常或多或少重复”^①。表面上看小说在原本紧张的叙事中突然松弛了下来,事实却是隐性叙事更进一步朝前发展,因为正是这些情节才能向读者呈现出凯尔斯汀和托马斯日常生活的无聊和乏味,而这是两位中年主人公求变的根源,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小说叙事的快慢事实上主要是通过概要和场景的交替来完成的。场景的叙事加速了变化的实现,概要叙述则延缓了变化,两者相互交替,使叙事节奏忽紧忽慢,犹豫、挣扎、矛盾和惊慌的心理不断转换,提升了故事的可读性;同时又因为概要说明的因素,也造成了求变的成功结尾,为读者构造了一个情理之中但意料之外的结局。凯尔斯汀和普赖斯太太的吉森寻求艳遇之旅,证明了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人想通过行动展示自身的形象,可这一形象并不与他相似,行动的这一悖论式特性,是小说伟大的发现之一。但是,假如说自我在行动中无法把握,那么在哪里,又以何种方式,可

以把握它?于是下面的一刻就来到了:小说在探寻自我的过程中,不得不从看得见的行动世界中掉过头,去关注看不见的内心生活”^②。步入中年,冒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七年又七年的时间让许多事物已经面目全非,过去又与今天重叠起来。两位来自大都市的中年主人公的生活经过我们,回忆略去了一大部分,留下了一小段,但这个过去的时代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主人公目光和内心的波动,不断地展示又不断掩盖,努力返回过去,但徒劳而无力。

进入 21 世纪,“作家们透过城市‘更美好的表象’,敏感地捕捉生活的瞬间,看到繁华、便捷背后的不可控因素,展现了当代人迷失、衰败和无奈的情形”^③。当代人无处逃遁迷失、衰败和无奈给作家们提供了洞察日常的视角。“我们不妨巡视一下 21 世纪外国文坛上无论成名的老作家,还是正在成长中的优秀中青年作家,他们怎样用独特的视角造就了精彩的故事。”^④讲故事重新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央,正如那些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大家方能获得持久的声誉,“因为他们独有的写作方式、文学风格、特殊视角以及对主题和问题无可替代的处理方式”^⑤。施益坚在《边界行走》中表现出对叙事旋律和节奏把握的娴熟,长袖轻舞却牢牢抓住现代社会中年人的困惑,因而一炮打响。

An Analysis of the Musicality of the Narration in *Grenzgang*

CHEN Mi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Grenzgang*, written by German writer Stephan Thome, has won the prize for the shortlist of annual book award 2009. It tells us the work, the love and the life of a pair of middle-aged man and woman in a small town in Germany. They live in typically middle-aged crisis situations. Although the story spans twenty-eight years, the time of narration is mainly the five Grenzgang-festivals of every seven years, in which the narrative style is either light or heavy, the narrative rhythm is either fast or slow, and full of musicality. Meanwhile, the multi-voices narration disrupts the narrative rhythm of the novel, slows down the speed of the modern society, and shows the loss and the sense of weakness of the people today.

Key words: *Grenzgang*; Stephan Thome; narrative; musicality; rhythm

(责任校对 刘兰霞)

^①Martínez, Matías. und M Scheffel. *Einführung in die Erzähltheorie*. München: Verlag C.H. Beck, erweiterte und aktualisierte Auflage, 2012. p.47.

^②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1 页。

^③杨金才:《关于 21 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当代外国文学》2013 年第 4 期。

^④杨金才:《关于 21 世纪外国文学发展趋势研究的几点认识》,《当代外国文学》2013 年第 4 期。

^⑤Schnell, Ralf.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seit 1945*. Stuttgart: Verlag J.B.Metzler Auflage, 2003. p. 20.